

我和“筆會”心心相印——小記吳冠中先生藏書票“處女作”

■周玉明

晚年的吳冠中先生惜墨如金。

當我代表我們“筆會”編輯部門膽開口，希望他能為“筆會六十年·珍藏版”設計一枚藏書票之後，我惴惴不安地補充道：“先生，您實在不願意就當面拒絕我，因為我們太熟悉了。”

先生依然快言快語：“我從來沒有設計過藏書票，但我應該為你們文匯報幹點事。我試試吧！”

我知道先生這一兩年正熱衷於漢字造型，並作了一些“漢字賦彩”，探索挖掘漢字底蘊，要寫出其韻律感和生命美感。

不久，我就收到了先生快遞寄來的藏書票和信：“‘藏書票’附上，如不合用，便請人重搞，我有意提前留下了時間。早將審閱結果告知，……不合用請退回。”

一目了然的藏書票上“筆會 60 年珍藏版”這幾個醒目大字，采用金字塔造型，顯得很有根基，深遠博大。紅、綠、黃的絕妙搭配，簡單里透出華麗、喜慶。上部突出“筆會”，中部突出“60 年”，下部突出“珍藏版”，筆觸都用幾何塊面，遠看像一排排厚重的書堆疊其中。“筆會”同仁越看越體會到其寓意，大家都很喜欢。地盤這麼小的藏書票中，吳冠中賦予了它真誠厚實的感情，傳遞着藝術的美感和生命力。

我興奮地嚮先生致謝，吳冠中竟用哄孩子的口氣對我說：“這下你滿意了吧？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命令畫藏書票啊。”

盡管古來有“書畫同源”之說，且在其姐妹藝術（書法、國畫、篆刻）中書法無可爭議地居於“老大”的位置，可如今書法前途大不如人意。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的精粹，它歷史悠久，內涵深

厚，代不乏人。但進入當代，文化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、社會環境、傳播條件發生的巨大變化，既為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，同時又使其面臨新問題：由於書法實用功能的弱化，書法傳統藝術精神淡漠，繼承創新不足；又因功利思想的驅動，創作風氣浮躁。

吳冠中深有感觸地說：今人不識古人字，漢字要跟着時代變。我這兩年耕耘漢字田園自留地，要讓今天的簡體字來個造型美。我寫了一批有內涵的字，用很肥很肥的筆觸寫“土地”二字；寫“黃河”就把兩個字連起來，像一條開不走的大船。那天英國 90 歲的東方繪畫評論家蘇立文來我家，看到那幅“黃河”，欣喜地問：“這是哪個年代搞的？”我回答：“剛開始搞，我還不滿意。”他贊嘆道：“這樣寫字，太有前途了，每一幅都有它的作品價值！我要買下來。”我說：“我還沒定稿，等我看順眼了，以後送給你。”

吳冠中把生活中很親切很貼心貼肉的文字，如“伴侶”、“民族魂”、“東方之窗”、“媽媽”、“風箏不斷綫”等文字，和繪畫雜交，形成內涵和形式一致的結構美。87 歲的他一心變革。他說，“我的漢字造型一定要寫得東方人西方人都能接受。西方人看到的是現代繪畫，國人看是大家認識的漢字。我正在挖隧道，盼能通嚮新途。”

自從去年九月來上海舉辦回顧展，並捐了六幅大畫給上海美術館後，吳冠中大病之後的身體奇跡般地復蘇了，生不如死的失眠症狀明顯改善，甚至也想吃紅燒肉了。最近體重增加了六公斤，老伴高興地撫摸着他的手說：“壯了，壯了。”他寫信來告知：“玉明：近來身體尚可，別人以為我健康了，各種活動又襲來，仍躲，畢竟朽矣，走嚮邊緣。”他在電話里對我說：“現在別人不太容易見到我，我會躲！”

善於躲避一切雜事的吳冠中先生爽爽快快為我們“筆會六十年”的“珍藏版”設計了藏書票，這實在是“筆會”的福氣。吳冠中對我說：“我和‘筆會’心心相印。我家《文匯報》一到，我先看‘筆會’，它吸引我，經常有流沙河、舒蕪、邵燕祥等的好文章。我有滿意之作首先給‘筆會’。我從來不在別的報紙上開專欄，但我破天荒在‘筆會’開了‘流逝手記’的專欄。我寫的本來打算身後發表的傳記《我負丹青》，也是在‘筆會’首發的。希望‘筆會’多刊登知識分子有深度有鋒芒的高質量的佳作。”

（吳冠中先生的藏書票請見今日本報頭版）

擷取自 WiseNews